

五燈會元卷第四十二

石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青原下九世

福昌善禪師法嗣

安吉州上方齊岳禪師僧問如何是菩提師

石五

曰輒頭瓦子曰意旨如何師曰苦上堂旋收
黃葉燒青煙竹榻和衣半夜眠粥後放參三
下鼓孰能更話祖師禪便下座

明州育王常坦禪師僧問如何是有中有師
曰金河峯上曰如何是無中無師曰般若堂

前上堂平花競發百鳥啼春是向上句諸佛
出世知識興慈是向下句作麼生是不涉二
途句若識得頂門上出氣若識不得土牛耕
石田擊禪牀下座

潤州金山瑞新禪師僧問吾有大患爲吾有

身父母未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師曰曠大
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曰恁麼則周
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師曰泥裏撼椿上堂
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金山喚作
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
槃金山喚作屎沸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
甚麼處故不是取舍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
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乾明信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彞肅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師曰大樹大皮裹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
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智門祚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
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

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
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
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驂口打師
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
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

石五

二

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
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
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可知不免拖泥帶水
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
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
住則真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
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
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
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

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
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真徒勞沒羽問吹大法
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即是師曰清風
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
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
大衆曰人天普集合發明箇甚麼事焉可互
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
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紙言自知
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
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真實
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
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
取未明明取旣辯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
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
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

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徧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研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

曰關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却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箇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十五師曰一場酸澁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苦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

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眾前共相酬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刀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即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即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嘘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

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眾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屢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

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襄州延慶山子榮禪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上堂僧問靈光隱隱

月照寒牕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生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彰十號入槨示雙趺曰將何供養師曰合掌當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僧不著鞋

洪州百丈智映寶月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窣堵那吒掌上擎曰恁麼則北塔的子韶石兒孫也師曰研額望新羅韶州南華寶綠慈濟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綠水曰未來時還有意也

無師曰高者高者低

黃州護國院壽禪師僧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徑風飄四季香問如何是靈山一會師曰如來纔一顧迦葉便低眉

瑞州九峯勤禪師僧問方便門中請師垂示師曰佛不奪衆生願曰恁麼則謝師方便師曰却須喫棒上堂口羅舌沸千喚萬喚露柱因甚麼不回頭良久曰美食不中飽人喫便下座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克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撼師豁然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舌頭無

骨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湯瓶火裏煨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天曰出世後如何
師曰地上堂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
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良久曰相識滿天下知
心能幾人

古五

七

鄂州黃龍海禪師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

曰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以拄杖點之
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掘地討天

鼎州彰法澄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多少人摸索不著曰忽然摸著又作麼

生師曰堪作甚麼

泉州雲臺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嗔拳不打笑面曰如何施設師曰天台則
有南嶽則無問如何是佛師曰月不破五曰
意旨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今日好曬麥曰意旨如何師曰問取
磨頭上堂菩薩子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且道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南瞻部洲北鬱單
越

福嚴雅禪師法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
挑不上曰如何是道師曰險路架橋歲夜小
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
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
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
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
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
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
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
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

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

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

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嶽衡嶽寺振禪師山居頌曰阿呵呵瘦松
寒竹鎖清波有時獨坐磐陀上無人共唱太

平歌朝看白雲生洞口暮觀明月照娑婆有

人問我居山事三尺杖子攬黃河

開福賢禪師法嗣

日芳上座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豎起

拄杖僧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橫按拄杖

僧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擲下拄杖僧曰

三句外請師道師便起去師贊開福真曰清

儀瘦兮可瞻可仰仰之非親妙筆圖兮可擬

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

味兮的中的既徃如在兮覓焉覓當機隱顯

兮絲髮請訖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

報慈嵩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遜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
白面皺曰如何是法師曰暑往寒來問如何
是三界外事師曰洛陽千里餘不得舊時書

德山遠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善遷禪師臨江軍人也操行清苦
徧游師席以明悟爲志參德山見山上堂顧

視大衆曰師子喚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
室陳所解山曰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

驢喫草山然後至雪竇竇與語喜其超邁

名五

目曰海上橫行逞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

敬畏之他日竇舉師出世金鵝師聞潛書二

偈于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慙未刪

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

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閒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趕出山晚年衆請滋甚
遂開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開堂日上首白
椎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
祖師提挈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
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
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
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
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
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推排一人半箇先達出
來遞相關發也祇是與諸人作箇證明今日
人天會上莫有久遊赤水夙在荆山懷袖有
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
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時有僧出
師曰象駕崢嶸謾進途誰信螳螂能拒轍問

一棒一喝猶是葛藤瞬目揚眉拖泥帶水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速曰恁麼則祖師正宗和尚把定師曰野渡無人舟自橫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瞎問妙峯頂上即不問半山相見事如何師曰把手過江來曰高步出長安師曰脚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曰山腰裏走問一雨所潤爲甚麼萬木不同師曰年羹雖美衆口難調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問更深夜靜時如何師曰老鼠入燈籠問瞽瞋瞽喜時如何師曰適來

石五
菩薩面如今夜叉頭上堂一若是二即非東西南北人不知休話指天并指地青山白雲徒爾爲以拄杖擊香臺下座問雨雪連天爲甚麼孤峯露頂師曰有甚遮掩處上堂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洛陽城古曰學人

不會師曰少室山高僧禮拜師迺曰佛種從
緣起遂舉拄杖曰拄杖子是緣且作麼生說
箇起底道理良久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卓

拄杖下座

吉州禾山楚材禪智禪師臨江軍人也僧問

佛令祖令諸方並行未審和尚如何師曰山
僧退後曰恁麼則諸方不別也師曰伏惟伏
惟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山河安掌上
曰恁麼則迥超今古外師曰展縮在當人問
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海晏河清曰發後如

上祖師燈籠脚下彌勒須彌山腰鼓細即不
問你作麼生是分明一點你若道得無邊刹
境總在你眉毛上你若道不得作麼生過得
羅刹橋良久曰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卓
拄杖下座

何師曰徧界無知已問如何是和尚說法底
口師曰放一線道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
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弄巧翻成
拙

秀州資聖院盛勤禪師僧問如何是正法眼

潭州鹿苑圭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吳頭楚尾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騎馬
踏蹬不如步行問如何是第一義諦師曰胡
人讀漢書上堂凡有因緣須曉其宗若曉其
宗無是無不是用則波濤海沸全真體以運

行體則鏡淨水沉舉隨緣而會寂且道兜率天宮幾人行幾人坐若向這裏辯得緇素許你諸人東西南北如雲似鶴於此不明踏破草鞋未有了日在叅

青原下十世

洞山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瑞州人也少年麤猛忽悟浮幻投師出家乃修細行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士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慚懼即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山曰你問

石五

十二

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鷓鴣洲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住後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曰蝦蟆趕鷄子曰全因此問也師曰老鼠弄猢猻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蟆蚯蚓各有窟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甚麼人說法良久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堂三峽道無別朝朝祇麼說僧繇會寫真鎮府出鎖鐵上堂不長不短不小不大此箇道理是誰境界咄上堂聞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居門腳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衆竭力上堂舉夾山道閘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印不然婦搖機軋兒弄口喝噏上堂諸方有

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劔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鞋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上堂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罷洞瓠子曲彎彎

石五

十三

潭州大爲懷宥禪師僧問人將語試金將火試未審衲僧將甚麼試師曰拄杖子曰畢竟如何師曰退後著僧應若師便打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藤州鐸津李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得度十九遊方徧叅知識得法于洞山師夜則頂戴觀音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讀之者畏服後居永安蘭

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敎編上進仁宗皇帝覽之加歎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號明敎宰相韓琦大叅歐陽脩皆延見而尊禮之洎東還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隨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項曰耳曰舌曰童真曰數珠其項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塋於故居永安之左後住淨慈北礀居簡嘗著五種不壞贊師有文集二十卷目曰鐸津盛行于世洪州太守許式叅洞山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答泗州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

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覲破藍便
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
斗

泐潭澄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漳州龍溪陳氏

石五

十四

子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既有

異兆僉知祥應韶亂出家艸角圓頂篤志道

學寢食無廢一日洗面潑水于地微有省發

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事之

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於圓通訥禪師所皇

祐中仁廟有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

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後遣中

使問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師即以頌回進

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

與衆人同帝覽大悅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

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師問答詩頌書以
賜之凡十有七篇至中和乞歸老山中乃進
頌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
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
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
禁園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
髮將何補萬幾宵露恩輝方湛湛林泉情味
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濶應任孤雲自在飛
既而遣使賜龍腦鉢師謝恩罷捧鉢曰吾法
石五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
回奏上加歎不已治平中上疏丐歸仍進頌
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餘生
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英廟依所乞
賜手詔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

宸章屢貢誠懇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開心凡經過小可菴院任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師旣渡江少留金山西湖曰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九峯韶公作疏勸請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

榜之曰宸奎翰林蘇公軾知杭時以書問師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叅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師終藏而出遠委順後獲於箇笥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猊座師登將何拯濟師曰山高水闊曰華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師曰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劖峽徒勞放木鵠師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師曰慣

得其便僧拊掌師曰更跨跳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尚將何報此恩師曰兩手拓地曰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曰半尋拄杖攬黃河問艤棹不停時如何師曰清波箭急曰恁麼則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曰濟水過新羅曰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師曰兒童不識十字街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師曰研額望明月僧以手便拂師曰作甚麼僧茫然師曰賺却一船人師曰若論佛法

石五十六
兩字是加增之辭兼纖之說諸人向這裏承當得盡是二頭三首譬如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若是本分衲僧纔聞舉著一擺擺斷不受纖塵獨脫自在最爲親的然後便能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在僧同僧在俗同俗在凡同

凡在聖同聖一切處出沒自在並拘檢他不得名邈他不得何也爲渠能建立一切法故一切法要且不是渠渠既無背面第一不用妄與安排但知十二時中平常飲啄快樂無憂祇此相期更無別事所以古人云放曠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上堂文殊寶劍得者爲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鎗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參上堂太陽東昇爍破大千之

暗諸人若向明中立猶是影響相馳若向暗

中立也是藏頭露影漢到這裏作麼生吐露良久曰逢人祇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參上堂世法裏面迷却多少人佛法裏面醉却多少人祇如不迷不醉是甚麼人分上事

石五

十七

上堂言鋒纔擊義海交深若用徑截一路各請歸堂上堂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這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甚麼處良久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如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燄中休湊泊三歲孩童髽四角參上堂良久舉起拳頭曰握拳則五嶽倒卓展手則五指參差有時把定佛祖關有時拓開千聖宅今日這裏相呈且道作何使用拍禪牀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曰

臨安府靈隱雲知慈覺禪師僧問一佛出世各坐一華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白雲橫谷口曰光前絕後去也師曰錯曰大眾證明學人禮謝師曰點問如何是道師曰甚麼道

曰大道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西天駐泊此地都監僧禮拜師乃吽吽上堂日月雲霞爲天標山川草木爲地標招賢納士爲德標閑居趣寂爲道標拈拄杖曰且道這箇是甚麼標會麼拈起則有文有彩放下則糲糲磕磕直得不拈不放又作麼生良久曰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卓一下座上堂秋風起庭梧墜衲子紛紛看祥瑞張三李四賣囂虛捨得寒山爭賤貴顚面相逢更無難易四衢道中棚欄瓦市富塞虛空普天而地任是臨濟赤肉圍上雪峰南山鼈鼻立沙見虎俱眠舉指一時拈來當面布施更若擬議千山萬水復曰過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

一是二師曰唯餘一朶在明日恐隨風問如何是吹毛効師曰星多不當月曰用者如何師曰落曰落後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理長即就曰如何領會師曰繪雉不成雞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上堂夫遮那之境界衆妙之玄門知識說之而莫窮善財酌之而不竭文殊體之而寂寂普賢證之以重重若也隨其法性如雲收碧漢本無一物若也隨其智用如花開春谷應用無邊雖說徧恒沙乃同遵一道且問諸人作麼生是一道良久曰白雲斷處見明月黃葉落時聞擣衣叅上堂莫離葢纏莫求佛祖去此二途以何依怙江淹夢筆天龍見虎古老相傳月不跨五叅上堂一刀兩段

埋沒宗風師子翻身拖泥帶水直饒坐斷十
方不通凡聖腳跟下好與三十上堂拈一放
一妙用縱橫去解除玄收凡破聖若望本分
草料大似磨輒作鏡衲僧家合作麼生良久
曰寔

石五

十九

明州九峯鑒韶禪師僧問承聞和尚是泐潭
嫡子是否師曰是曰還記得當時得力句否
師曰記得曰請舉看師曰左手握拳右手把
筆上堂山僧說禪如蚱蜢吐油捏著便出若
不捏著一點也無何故祇爲不曾看讀古今
因緣及預先排疊勝妙見知等候陞堂便磨
唇將觜將粥飯氣熏炙諸人凡有一問一答
蓋不得已豈獨山僧看他大通智勝如來默
坐十劫無開口處後因諸天梵天及十六王
子再三勸請方始說之却不是秘惜祇爲不

敢埋沒諸人山僧既不埋沒諸人不得道山
僧曾陞座叅

婺州西塔顯殊禪師上堂黃梅席上數如麻
句裏呈機事可嗟直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
日被雲遮衆

天台崇善寺用良禪師僧問三門與自己是
同是別師曰八兩移來作半斤曰恁麼則秋
水泛漁舟去也師曰東家點燈西家爲甚麼
却覓油曰山高月上遲師曰道甚麼曰莫瞌
睡師曰入水見長人

臨江軍慧力有文禪師上堂建山寂寞坐倚
城郭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以拄杖敲香臺下
座

福州雪峯象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把
火照魚行曰如何是法師曰唐人譯不出曰

佛法已蒙師指示未審畢竟事如何師曰臘

月三十日

南康軍雲居守憲禪師上堂馬祖纔陞堂雄峰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便下座

瑞州洞山永孚禪師上堂棒頭挑日月木馬

石五

二十

夜嘶鳴拈拄杖曰雲門大師來也卓一下曰

炊沙作飯看井作袴參

令滔首座入叅泐潭潭因問祖師西來單傳

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子作箇甚麼師曰某甲不會潭曰子未出家時作箇甚麼師曰

牧牛潭曰作麼生牧師曰早朝騎出去晚後

復騎歸潭曰子大好不會師於言下大悟遂成頌曰放却牛繩便出家剃除鬚髮著袈裟有人問我西來意拄杖橫挑囉哩囉

洞山寶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清辯禪師僧問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未審和尚得箇甚麼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曰爭奈大眾眼何便歸衆師嘘兩虛

北塔廣禪師法嗣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稜人也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遊方叅北塔發明心要得自在三昧製犢鼻罷書歷代祖師名字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罷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効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致開法於郢州大陽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師受請陞座曰某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

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

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
衆曰一夜雨霧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
者人力柱底柱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
舊可憐生自贊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曠愛

高聲眼昏宜字大冬至示衆曰晷運推移布
祝赫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僧入室次狗子
在室中師叱一聲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
却不會師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
一老死昇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
日言畢而逝

四祖瑞禪師法嗣

福州廣明常委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看曰恁麼則謝師指
示師曰等閑垂一釣容易上鉤來

雲蓋顯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文慶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面
蓋乾坤勺師曰合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勺師
曰闍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勺師曰窄上堂道
本無爲法非延促一念萬年千古在日月白

風恬山青水綠法法現前頭頭具足祖意教
意非直非曲要識廬陵米價會取山前麥熟
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方岳禪師法嗣

越州東山國慶順宗禪師上堂心生則種種
口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拈起拄杖曰此箇是
法那箇是滅底心若人道得許你頂門上具
眼其或未然雲暗不知天早晚雪深難辯路
高低叅

金山新禪師法嗣

安吉州天聖守道禪師上堂日月遼須彌人間分晝夜南閻浮提人祇被明暗色空留礙且道不落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參上堂不從一地至一地寂滅性中寧有位釋迦稽首問然燈仁者何名爲受記便下座

雪寶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爲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葉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

問汝名甚麼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覺曰我也没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領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十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上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上堂須彌頂上不

扣金鐘畢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
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幕到羅浮拄杖針
筒自家收取上堂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
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
穿瘦骨露星破看星眠上堂大眾集定乃曰

上來道箇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
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佛法話會滴水
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
是良久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
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
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
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
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
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
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

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
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
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達
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
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
不用續鳬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愧千拙
收來也攀攀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關
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叅上堂觸體常干
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
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口
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

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絕朕普現色
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
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畫見日夜見
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叅上堂夜來

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
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
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
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
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

石五

二五

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暫出
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
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
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向似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
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
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
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
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峯頭君自看上堂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
真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踰八百
小踰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
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
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
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
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座僧問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
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
加泥間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
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
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
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曰蜀錐連
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
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

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
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
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
嶽三更過鐵圍搜折驪龍角才問卯塔已成
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

至五

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主五

音釋

彖

同名徒昆切音彖尾下裏也

𣇱

上音骨下音𣇱木頭軋點

𣇱

切音扎卓聲也

古禾切音戈喝

喝

莊華切

𡗎

莊音搘

搘

蚱

𧈧

音猛蠻類鷄鳩鳥名

都括切音報

報

鴟丁聊切音

鴟

也